

DER PAPALAGI
帕帕拉吉

小島酋長的城市故事

艾利希·蕭曼◎著

杜子◎譯

一趟充滿驚奇的異域之旅，
以迷人、饒有趣味的全新角度，
重新闡釋現代文明的真正價值。

被譯為多國語言，
暢銷全世界發行超過
17,000,000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帕帕拉吉／艾利希·蕭曼 (Erich Scheurmann)

著：小知堂編譯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小知堂。 2002[民 91]

面：公分。 -- (Literary Village：2)

譯自：Der Papalagi

ISBN 957-450-045-4 (平裝)

1. 文化史 - 歐洲

740.3

90021982

知 識 殿 堂 · 知 識 無 限

Literary Village 2

帕帕拉吉——小島曾長的城市故事

作 者 艾利希·蕭曼 (Erich Scheurmann)

譯 者 杜子

發行人 孫宏夫

總編輯 陳盈卉

責任編輯 謝翎

內頁設計 陳玉韻

發行所 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康定路 62 號 4 樓

電 話 (02)2389-7013

郵撥帳號 14604907

戶 名 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永然法律事務所

書店經銷 凌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 局版台業字第 4735 號

發 行 日 2002 年 4 月 初版 1 刷

售 價 210 元

原著書名 Der Papalagi: die Reden des Südseehäuptlings Tuiavii

Copyright©2000 by Oesch Verlag AG, Züric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OESCH VERLAG.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WISDOM &

KNOWLEDGE PUBLISHING CO./TWO PERSON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Die Illustrationen von Il-Young-Lee

© 2002, 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侵害必究

購書網址：www.wisdombooks.com.tw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郵購滿 1000 元者，免付郵資；未滿 1000 元者，請付郵資 60 元。

帕帕拉吉

DER PAPALAGI



艾利希·蕭曼◎著
杜子◎譯



帕帕拉吉

DER PAPALAGI



小島酋長的城市故事

關於帕帕拉吉

「帕帕拉吉」的意思就是白人、外來客，直譯就是從天而降的意思。是對當年駕著小船到薩摩亞島的第一位傳教白人的稱呼。

當地土著將這位乘坐著小船、來自遠方的白人，看成是天空突然破了個洞而從裏面掉出來的人——一位從天而降的使者。



※註：「帕帕拉吉」在口語化中的發音是「帕朗吉」，而「帕帕拉吉」乃誤傳之發音。



原序

讓心靈回歸簡單真實

艾利希·蕭曼

「當人受到了啓發，就像自黑暗中走了出來。」

這位南洋酋長大概從沒想過，他以母語說過而且已沈睡的言論，有一天竟然會在歐洲發表，甚至出版成書！

各位必須了解，他的言論僅是針對位於玻里尼西亞自己國家的子民發表的。爲了讓歐洲讀者一窺究竟，我沒徵求他意見，甚至違背了他的意願，就把這番言論公諸於世。然而，他這種與大自然深深結合

原序

DER PAPALAGI



的原住民目光，卻可以讓我們對以往深信不疑的白人世界價值觀重新省思，以更貼近的角度來觀察自己的文化是如何束縛人的天性。用這樣的眼光來看自己，就像以一種全然不同的角度，而那也是我們以往從不曾注意的。不過，仍有一派文明的維護者，將他的觀察視為幼稚無知。你可以說那是幼稚，但其中有些說法，我們可以拿來反省思考一番；因為他的智慧來自單純，完全出自天性，絲毫沒有經過矯飾。

若企圖喚起這些南洋土人的現代意識，將他們變成像歐洲人那樣進化的民族，事實上是沒什麼意義的。這位酋長鄙視歐洲，深信自己祖先所犯的錯誤，就是接受歐洲文明的洗禮。在法加薩島上曾有個女孩站在海灘上，以扇子擋在身前，朝第一個上岸的傳教士大喊：「別過來！快滾！你們這些帶禍的魔鬼！」酋長也和那女孩一樣，認為在歐洲見到的白人，確實像魔鬼一樣具有毀滅性，讓人避之唯恐不及。



第一次見到這位酋長的時候，他尚未與歐洲文明接觸，與世無爭的住在一個屬於薩摩亞群島的小島（烏波魯）上，島上有一個叫提瓦的小村，而他是村裏德高望重的酋長。他給我的最初印象是個和善的大塊頭，約兩百公分高，四肢粗壯；但說話卻輕聲細語，聽起來就像個女人家。還有一雙大而深邃、為濃密的棕色睫毛所覆蓋的眼睛；但看起來卻總是一副失神痴呆樣。不過，有時候一和他打招呼，卻好像瞬間清醒了過來，對人熱情得不得了。

在島上，酋長和其他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沒什麼不同。平時除了飲卡巴酒^{註①}，就是早晚對天膜拜，吃的是香蕉、芋根，一切自給自足。但是，只有和他較親近的人偶爾會出現不同的舉止：例如，他會躺在家中的墊蓆上半睡半醒地做夢，此時心中就會有什麼東西呼嚕呼嚕地發酵起來，我們可以知道那東西正在淨化中。其他的原住民則不會思考



過自身的心靈問題，就像小孩般生活在感覺與瞬間之中。相對地，酋長有足以區別我們與其他原始民族之間有所差異的精神能力與意識。

或許，就是由於他有自己的心願，因此顯得與眾不同，當我第一眼看到他時，就覺得他和一般的土人不一樣。正因為他是個如此特別的人，於是在他心中便產生了一種願望，那就是去歐洲見識一下。其實，早在他參加教會時就已有這個念頭了，並且夢想有一天願望可以實現，而當時教會也正打算組團去歐洲各國遊歷，欣賞文化與生活型態，酋長就打算藉此機會蒐集相關的正確知識。

對於他觀察到細部知識的正確程度，我不只一次想發出驚歎。他用極為銳利、冷靜的眼光觀察一切，沒有先入為主的偏見；面對他，沒人能迷惑他或用任何言詞打動他。儘管他所接觸的一切，對他說都是那麼奇異的經驗，但在他眼中，所有事物都赤裸裸地呈現原貌。



我和他緊密地相處了一年以上的時間，當時的我已成了村民的一分子。後來，兩人成爲了朋友。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相信我們會成爲朋友；結果在相處時，他幾乎忘了我是歐洲人，也相信我能接受他，不會取笑他的單純。我的確不會笑過他，這是他後來告訴我的。和他在一起不會感到有任何壓力，也不須多費唇舌解釋，因爲無論多複雜的事情，對他來說都一樣。但也就是因爲這樣，他所說的話才格外純粹，直指人心，讓我動了把他說的話保留下來的念頭。

後來，他將他寫下的東西唸給我聽，同意我翻譯成德文。他告訴我寫這東西的唯一目的，只是個人的抒發，沒有別的意圖，所以這些記載也都只是隨手記下，並沒有刻意記錄。他還說，必須等他將這些經歷再好好想過，整理出來，對家鄉的使命才算完成。可惜我沒能等到那時，就離開了海島。



雖然我很想加油添醋，但還是盡可能忠於原文，不預先設限、更動他原來的想法。我知道這些話都像出於直覺隨意脫口而出，沒什麼邏輯可言，很難令人接受，但希望大家可以體諒，想將土人的蠻夷歎舌清楚表達，還不能淪為庸俗乏味，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這個尚未開化的原住民，將歐洲文化視為一種錯誤、一條死路。這些話若非出自一個單純沒有心機人之口，我們可能會認為是個傲慢自大者在口出狂言。他再三警告其他原住民，千萬別上了白人的當。不過，他的話語中都帶著溫暖的口吻，而且最後你會發現，他是個熱愛生命、關心人群的人，這些話絕非出自惡意。我們最後在一起時，他說過一句話：「當人受到了啓發，就像自黑暗走了出來。」他總是用孩童般的純真眼光來看周遭，不帶任何道德批判或是情感因素，只用回憶的方式道出他所遇到的事物。



他無從分辨歐洲文化的高下，對於身在其中所體驗的一切，都是那麼真實自然，無所好惡或偏見。我們總是以膚色外表或對宗教的虔誠度，來評斷一個人，但這更凸顯了我們只是受價值觀操縱的傀儡，甚至連自己都搞不清楚。或許，我們才是最可笑的。

藉著這本書的發表，我們得以從一位原住民的價值觀中，發現赤子般的單純執著。世界大戰後，歐洲人便開始重新省思，懷疑原先所建立的文化是否真能實現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藉由此書，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從未受過教育的南洋原住民，用他原始的感覺與眼光來觀察，或可幫助我們拋開原有觀念，將心靈回歸簡單真實，從而擺脫宗教崇拜的盲目情結。

❶ 卡巴酒：當地特產飲料，由卡巴樹釀造而成。



關於本書

一個現代城市的奇妙傳說



人，總是很容易就習慣於某種事物，而且不論是吃的、穿的、住的，每天會走的路、會遇見的人，甚至是一份感情，一旦成了一種習慣，便忘卻了原初的意義與感動。尤其是生活在科技先進的現代文明裏，老祖宗們淳樸敦厚、簡單純稚的自然哲學早已變得模糊難辨了。於是，我們每天汲汲營營於前進，卻只有一個方向；要求越來越多，失去的卻更多；總是追求物質上的滿足，心靈卻越顯貧瘠。

作者艾利希·蕭曼曾在薩摩亞群島居住過四年的時間，本書可說